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山東人民出版社

97.136/13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重 印 说 明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四辑，“文革”前由我会编辑出版，现应广大读者要求，特予重印，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次出版，原文没有更动，只对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改正，为求体例统一，也作了些技术性的处理，特此说明。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一月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24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1099·233 定价 0.55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1)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率

苏鲁别动队入鲁的如是我闻 ………郑亦桥 (75)

“五三”惨案前夕国民党在济南

的活动和张宗昌的败退 ……………魏剑白 (83)

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实行

反共措施的片断回忆 ……………庞镜塘 (96)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

“山东省青年训导总队” ……………王露芬 (119)

蒋匪第八军一六六师侧记……………薛汉三 (132)

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

破坏国共会谈的一例……………田向前 (140)

日伪修筑淄博矿区遮断线的经过……蒋瑞霖 (150)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

的回忆……………石愚山 (161)

质疑·补充·订正

对芮麟先生《抗战爆发后沈鸿烈

放弃青岛的真象》一文的补正……郑殿起（174）

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们都曾在张宗昌部下任过职或当过兵，有的从普通的军械员，当上了少将军械主任和弹药厂厂长（李恒珍），有的充当过少将行辕副官长和随军参谋长（徐大同），有的虽然未曾充任过要职，但与张是乡里，因此，对张宗昌都有较多的了解。这个材料就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所闻所见，集体凑集而成的。不过因为我们不是他的最高级和最亲信的幕僚，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关于张在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期间的活动，因我们未能亲身参加，只是听到一些间接的材料，因而难免有不够确切之处。对此，我们希望熟知张宗昌的人，予以补充和订正。

一、投靠北洋军阀以前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村人，小时家中贫穷，曾随其母讨过饭，稍长后受雇于本县一家酒铺当伙计。约在十七、八岁时，随其父到吉林省三道沟一带谋生，到一家金矿资本家去当了护矿的骑兵矿警（即花棒子队），三、四年后，据说他又接受沙皇俄国地方当局的委任，于一九一四年组织花棒子队参加过日俄战争。以后他又流浪到俄国的海参崴，并和另一个

掖县人程国瑞（又名程子安）罗集了几十个同伙，在华商总会充当了门警头目，在此他结识了不少的赌棍、流氓之流。据溥仪在他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他“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到过海参崴，他投了革命的机，和程国瑞等一起组织同伙数百人，于一九一二年（时间可能不准确）乘英国海轮开赴上海，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指挥。在上海被编为光复军的骑兵团，张任团长，属李征五旅，归当时光复军第三师冷遁节制。一九一三年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窃国大盗袁世凯（当时的总统）派张勋为第一路军，冯国璋为第二路军，南下与革命党人的光复军作战。张宗昌的骑兵团随光复军北上到徐州以南约二十华里的二郎山，与北军展开战斗，因北军势大，光复军支持不住，旋即溃退，张宗昌的骑兵团也在二郎山被北军打得四散奔逃，张本人的臂部负了伤。

战斗结束后，张宗昌成了光杆团长，南归不成，便又投了反革命的机，索性只身跑到徐州北军的司令部向张勋投降。张勋认为留之有用，便答应收留，并予之治疗臂伤。不久冯国璋到张勋处开会，张勋提及此事，冯便把张宗昌叫到司令部，冯见张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是光复军的一个骑兵团长，将来可能有很多用处，于是便要张勋把张宗昌交他处理，得到张勋的同意，张宗昌便被带到了冯国璋的司令部，又成了冯国璋的降将。张到冯部之后不久，成了冯国璋的重要骨干分子之一，为冯出了不少的力量。还在冯国璋驻徐州时，张宗昌又利用旧日的关系，在徐州周围收罗了一部分光复军残部和在徐州周围打家劫舍、绑架勒赎的褚玉璞匪帮，编组成军，冯国璋率师南下攻打南京时，张也率领褚玉璞等参加了攻城作战，负责攻打南京

的西门。攻陷南京后，冯国璋当了江苏省军务督办，张宗昌所带之部队，最初编为一个师，以后又缩编为一个旅（即七十四旅），委朱熙当了旅长，张宗昌则调任为江苏军官教育团的监理（即团长）。在张宗昌还未接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之前，据说他曾接受冯国璋秘密使命，约在一九一四年前后，派程国瑞等一行数人，秘密潜往上海，进行暗杀南方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活动。程等到上海后又拉陈其美部下的一个副官和宿英武、刘四海等人同谋（程、宿掖县人，刘亦是山东人）。刺陈后，程逃走，宿被捕，坐了几年监狱。后来张宗昌到东北五站时，宿、刘都到了东北，宿当了上尉副官，刘当了稽查员，以后宿又随张进关，充当了程国瑞的副官长。

二、出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

江苏军官教育团是冯国璋为训练江苏下级军官而开办的^①。张宗昌为监理（团长），赵瑞龙为教育长（赵为湖北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过旅长），林笃斋（林宪祖之叔）为军需，林宪祖为书记，教官有缪庆善、齐清如、陶鼎、徐森等人。学生编成三个区队，由教育长赵瑞龙直辖。训练时间一年半为一期，每期学员一百二十人。第一期学生，是招考的中学毕业生。第二期、第三期则多半是从江苏地方部队下级军官中抽调而来，毕业后大都仍回原部队。教育团讲授的课目，除步兵操典、阵中勤务、战术、兵器学、军制、军纪、筑城测绘外，还有马术、劈刺等。校址在南京城内太平门小营内，原为陆军小学

^①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冯国璋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开办军官教育团是为了加强其私人势力和对江苏军队的控制。

校址。张宗昌不常在校，校务由教育长负责。张住中正街一个侯府内（房舍很多，内有戏台）。张时常举办堂会唱戏，多招学生去看，并有很多闲散旧部拥挤满院。他的日常开支很大，须靠冯国璋的补贴维持。

一九一七年八月，冯国璋赴北京代理大总统职务，张宗昌亦辞去教育团监理，跟随冯国璋前往北京。江苏督军换上了李纯。

三、出任第六混成旅旅长和参加湘东之战

张宗昌随冯国璋到达北京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长，因为他不愿意干，不久，冯国璋又任命他为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奉命后，立即赴南京集合旧部，并编制成军。混成旅的各级干部，有旧日部属，有北京陆大毕业学员，还有南京军官教育团的毕业学生；士兵除自徐州蚌埠等地招募的以外，还有以前招抚的绿林匪帮数百人。这数百人中，一部是来自丰沛一带的褚玉璞部（约三百余人），一部是来自东北中俄边境的唐振山部（外号唐老黑，百余人），他们多数带有短枪及杂色步枪。综计全旅约六千人，枪四千余支，七生的五（炮的口径）克鲁伯山炮四门，机枪二十余挺。所有枪炮弹药，粮秣被服装具等，都是由北洋政府直接补充。

第六混成旅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为贾得臣，第二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另有工兵连一，连长王栋，辎重连一，连长曲魁宜，炮兵连一（连长姓名失记）。旅部当时的参谋长为孟泽甫，副官长为刘美岑，下辖参谋、副官、军法、军械、军医、军需、书记各处，参谋处长与副官处长，由

参谋长与副官长兼任，军法处处长为林廉村，军械处处长为张绍祺，军医处处长为姜如心，军需处处长为林笃斋，书记处处长为林宪祖。第六混成旅仓卒成军，尚未进行正规训练，就奉到随张怀芝参加援湘之役的命令，一九一八年春即整队陆续进发湖南。

北军援湘之役，起于两广“护法”。一九一七年秋，两广“护法”事起，湖南首先响应，接着湘、粤、桂三省也成立了联军总司令部，谭浩明担任联军总司令，并率军于十一月攻占长沙，进军湘、鄂交界的羊楼司。当时北京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而国务总理段祺瑞，则主张用兵平定西南。后依段的主张，任命曹錕为攻湘军总司令，张敬尧副之，其直辖的第七师归第一路的战斗序列，司令为吴佩孚，由湖北通城向湖南平江进攻。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军队计有：施从滨的山东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上官云相与戴绍九的两个独立团，以及原驻安徽的新安武军十二个营（安武军为北洋政府收编的清室末年的地方部队，计有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等人的安武军。这些部队到民初还带有辫子），兵分两路向湖南醴陵进发。当时湘、粤、桂联军的大体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摆在岳阳，刘建藩部摆在平江（刘建藩为湘南零陵镇守使，辖有部队二十营），粤军、桂军的马济、韦荣昌、隆裕光等部摆在后面，作总预备队。

张宗昌率领的第六混成旅于一九一八年春自南京整队出发，在下关乘轮船直赴九江，又改乘南浔铁路火车抵江西南昌集结，以后即从旱路徒步行军，取道上高、宜丰、铁树关进入湖南，再经浏阳至醴陵（张树元所率领之部队，则沿铁路线经武汉到达湖南），与第二路的主力会合。据张宗昌的亲信祝

仞千说：张宗昌在张树元司令部开会时，张树元曾问张宗昌带着多少人马，张宗昌回答说一个旅，张树元很不满意，并说：一个旅顶个屁用，不要到前面去，留在后边作预备队好了。因此张宗昌对张树元也很有意见（据祝说这是张宗昌亲口和他讲的）。

三月中旬，吴佩孚率领第一路军占领岳阳后，湘、粤、桂联军发生内哄，湘军沿粤汉铁路南撤，随着谭浩明出走，吴佩孚于三月二十六日进入长沙，湘、粤、桂联军遂行瓦解，各自行动，粤军回粤，桂军回桂，湘军亦向粤、桂边境退却。在南军大撤退的形势下，张怀芝率领的第二路军，继续向攸县、茶陵方向前进，直至到达攸县后，始与湘军刘建藩部遭遇。刘建藩自平江撤走时，是全师撤退，但他不甘心这样不战而走，所以两军一经接触，战事即迅趋激烈。此时北军是施从滨的第一师担任正面战斗，其余部署在两翼作战，张宗昌的第六混成旅担任右翼板桥之线。北兵初到南方，地理很不熟习。攸县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沟渠水塘，羊肠小径，兼之松林茂密，茅竹丛杂，烟雾迷漫，使人难辨方向；再加当时正是南方梅雨时节，道路泥泞难行。在攸县正面的第一师，经过日夜的激战，终被南军突破，向后退却。右翼张旅正在与敌对战时，忽然发现背后有人抬着棺材，自北面上山，并有穿白带孝之人前后跟随，但没有引起警惕。不料这些人到达山上，竟从棺材内取出机枪，向张旅阵地后方扫射。张旅前后受敌，处境不利，只得率部队，分道后退。在撤退中，张旅第三团团长程国瑞受伤坠水，幸得一副官跳入河中，背程顺流而下，始安全逃出了射界，向北退下。由于南军跟踪追击，张旅立脚不住，一日之间，便从攸县退到醴陵，跑了一百八十里。入夜旅司令部刚刚进驻醴陵

城内黄家祠堂，南军又追到城里，将张旅包围。醴陵县城没有城墙，西北是山，不能通行，东南两面是河，仅有木桥数道为主要的交通。大家正在无计可施之际，褚玉璞（时任张旅营长）忽生急智，将作运输用的小驴百头，赶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领大队跟进，及至冲出重围之后，检查小驴已一头不剩，而官兵的伤亡却不多。离开醴陵约十里左右，张的坐马忽被南军击毙。此马随张多年，张痛惜不愿离去，侍卫贺文良背负而退。跑到株州，稍获休息，夜半又被追击，伤亡很多，无奈又向湖南省城长沙败退。此时张怀芝率领的其余部队，业已全部溃散，无法收容。张怀芝本人败逃北窜，路经汉口，被北洋政府派来督战的执法营务处处长殷洪寿闻悉，意欲逮捕正法，当即率队往捕，及至张怀芝的临时住所，殷进了前门，张得信从后门逃脱，回到北方。

湘军刘建藩部追过株州，仍孤军深入，继续向长沙前进。距长沙约四十里有小河一道，有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部的第七师部队，和毛家弟兄毛思忠、毛思义一个旅（为张敬尧入湘前收编的土匪队伍），还有张继忠的一个团（均北军势力），在此防守。吴佩孚占领长沙后，张敬尧亦率部跟着进入长沙，吴奉命继续追击，直捣两粤，张敬尧却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吴对此极为不满，攻下衡阳后，不仅按兵不动，反与湘军赵恒惕协议各守原阵地，互不相犯。这就为以后的直皖战争埋下了导火线。刘建藩部受阻于长沙以南，与张敬尧部对峙多日，战事无大变化。长沙城内，以大敌当前，人心极为恐慌，张敬尧见形势紧迫，乃与张宗昌商议，请他组织反攻；张宗昌也愁着北归无善策，遂慨然应允。张敬尧对张宗昌部补给了服装粮饷，并赠张大旗一杆，上绣“苏皖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和斗大

一个“张”字（因为彼此都姓张，故赠此旗，以壮声势），此旗为张敬尧在徐州剿匪时所用。张宗昌得到张敬尧的补充后，即选拔奋勇队一千二百人在前，其余部队随后，自己亲自率领到达战地。候至深夜，抱着大旗身先士卒，偷渡阵地前沿的小河，一举攻入南军阵地，从中央突破，并四面冲击。刘建藩部此时虽然云集南岸，但因事起仓卒，虚实不明，竟至全线混乱。后据俘虏供称，当时有刘部一团长见战事无法支持，即向总指挥刘建藩请示欲行退却。刘认为这个团长惑乱军心，将他就地正法，谁知这个团长有心腹卫士，见团长被杀，乃奋不顾身，乘混乱之机，亦将刘建藩刺杀（有说刘建藩之死，是因在慌乱中抢先渡河，失足掉在河中被淹死）。一时军中无主，遂至全线崩溃。张宗昌率部乘胜追击，又经过株州、攸县，直至茶陵以南地区，方才停止。沿途虏获南军官兵及枪炮弹药粮秣被服极多，所有俘虏，均一律释放。随后各部队即分守要隘，休息整顿。不久捷报送达北京，冯国璋闻报喜出望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又发表张宗昌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并将其率领之第六混成旅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

四、出任暂编陆军第一师

师长及在江西被缴械

暂编陆军第一师的编制和人事大体如下：师长为张宗昌，参谋长为金寿良，副官长为刘美岑，军械、军医、军需、书记各处人事仍旧。当时全师编成两个旅，一旅旅长为贾得臣，辖第一、第二两团，第一团团长为王万金，第二团团长为褚玉璞。第二旅旅长因人事不好安排，未予发表，暂由张宗昌兼理，辖

第三、第四两团，第三团团长为程国瑞，第四团团长为王康福（王原为施从滨部的团长，因山东第一师已溃不成军，故由张宗昌收编为团长）。该师的特种部队计有工兵营一，营长为王栋，辎重兵营一，营长为曲魁宜，卫队营一，营长为陈杰，此外还有炮兵连、骑兵连和雷电连（连长姓名已失记）。当时的骑兵连约有战马六十匹。雷电连连长为一制雷专家，他能制造蹿雷、电雷、抛雷三种，蹿雷、电雷约重三十——八十磅，抛雷约与现时军用的手榴弹相同。张部在湖南作战时的用雷，均系雷电连自己制造。

暂编陆军第一师士兵的武器，当时多为七九套筒或汉阳造的单筒，每枪配备子弹三百粒。服装则每年发草黄色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棉大衣一件、腰皮带一条、风衣（呢装）、雨衣各一件、灰线毯一床（有的不是每年发），鞋子在南方则多穿麻鞋或草鞋。官兵的薪饷大约规定如下：兵六元，中士七——八元，上士十六元，司务长约二十五元；排长三十六——四十元；连长七十——八十元，外发公费约十五元；营长二百四十元，公费约一百四十元，柴价约一百五十元；上校团长四百——五百元，公费约二百元，柴价约二百元；少将五百——六百元，中将六百——八百元。将校级的每一级当时又分为一至三等，故级虽同而薪饷仍有差别。全师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具、薪饷等，统由北京的陆军部按时拨发，官长的被服伙食则全归自理。当时的陆军总长为靳云鹏。张宗昌驻湘东的第一年，全师的薪饷，北洋政府还能按时发放，并多由张赴北京领取。据祝仞千说：湖南战事结束后，张经常亲自到北京领饷，而每到北京必聚赌嫖娼，大肆挥霍。北京也有那么一伙人，每逢张去必与之周旋，阿谀逢迎，视张为财神爷，有一次

张在京领到两个月的军饷（四十万元），被他们拉去赌钱（推牌九），一夜即输了个精光。后来还是冯国璋又给了五十万元，始补发了部队的欠饷。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援湘之役，以湘粤桂联军瓦解而告终。张宗昌部就原地驻防，师部、第一旅旅部、程国瑞团及特种兵等均驻攸县，褚玉璞团驻茶陵，其余部队驻醴陵。随着张宗昌势力的扩大，也引起了张敬尧的戒心，怕张宗昌以武力夺取他的湖南地盘，因而也就把毛思忠、毛思义两个旅分别派驻攸县、醴陵一带，借以监视张宗昌部举动。南北两军脱离接触后，双方相安无事，张师即利用时机，着手整顿，并加紧训练。一九一九年夏初，张敬尧在长沙大举做寿，吴佩孚由衡阳拍来了一个“贺电”，中有“愿率全军来长为督军寿”之语，含义甚为显露，使张敬尧大为震惊。吴张之间的磨擦，也说明直皖两系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化了。

一九二〇年春，直皖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五月下旬吴佩孚自衡阳撤兵，北赴直隶京汉铁路沿线，准备对皖系作战，将湖南防地，逐次交于湘军赵恒惕部接防，并暗中协助湘军驻逐皖系的张敬尧。当时在湘省北军，多系直系部队，都不愿为张敬尧卖命，纷纷向湖北撤退。张宗昌师看到形势不妙，亦于六月初退出湘东，自攸县、醴陵等地移驻江西袁州一带。

暂编陆军第一师陆续进入江西后，即集中在袁州驻扎。江西督军陈光远甚恐张宗昌夺取他的地盘，故对张防范甚严。一方面用巨资买得一位踩软索的女子（踩软索系一种杂技，表演者在两头架空的钢丝上，来回走动，并表演各种身段），赠与张宗昌作妾，以示友好。这位江湖艺人就是张宗昌的第九房姨

太太（后来张在北京赋闲，因其另有所爱，被张逐去，仍旧回到杂技团去了）；另一方面便又积极调集军队，准备与张作战。陈光远为老直系人物，张宗昌既不属直系，也不属皖系，在江西深有孤军无援之感，斯时北京陆军部对于张宗昌部的军饷，也常留着不发。张到江西后，曾亲赴北京请领多次，均不得要领而回。军中乏食，无奈只得派人到临近各县县署强迫借粮，因此也形成与地方的尖锐矛盾。一九二〇年冬陈光远已将全省军队调集袁州附近，对张师形成包围态势。当时江西的军队，有陈光远直辖的一个师和赣东、赣南（吉安）、赣西、赣北（九江）四个镇守使的部队。一个镇守使当时直辖一个旅或至少一个团。这些部队由陈光远之弟陈光逵统一指挥。陈光远复从内部瓦解张宗昌部，暗将张部第四团团团长王康福买通，率部倒戈出城而去；又送第三团团团长褚玉璞金钱数万，要他归附江西，并应许给他编旅。褚被收买后，即按兵不动，直至某夜张宗昌发现褚玉璞团使用的口令，非师部颁发的口令，始知其不稳。此时张部第一团，工兵营及卫队营皆在城外对陈部作战，但因士气涣散，兵无斗志，节节败退，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张宗昌见大势已去，乃化装潜出袁州，逃向北京。部队闻信之后，皆不战而退，被陈军四处围困，陆续缴械遣散。

五、投靠张作霖和第一次入鲁的经过

一九二〇年冬张宗昌在江西失败逃往北京后，最初想走直系曹锟的门路，重组军队，因吴佩孚反对，没得结果。后来在北京与张学良有一面之缘，遂到东北投靠张作霖。一九二二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宗昌还和他手下的亲信旧部一二

百人，蹲在沈阳作寓公。张住大北关榆树胡同私宅，旧部四散分住，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名义，这些人的生活费用都由张作霖供给。此时皖系的吴光新、马良、梁鸿志、张树元等，也纷纷到奉天见张作霖，鼓动对直系作战，企图奉皖联合，东山再起。吴马等在沈阳，也经常与张宗昌晤谈。

在直奉备战之际，奉军主力是配置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和天津附近的杨柳青一带。张作霖还企图直捣直军后方，争取战端一开，即能切断津浦铁路，以收两面夹击之效，于是又决定先派张宗昌组织旧部，潜入苏鲁边区，联合地方武力，扩大军事活动，以配合京津一带的作战。

张宗昌为了做好这一先遣军事活动，先组成两个先遣军联络站，一个是山东郯城县码头镇的孙爱庭处（孙系当地大地主），负责人为参谋陈杰、张子方等。另一个联络站是江苏邳县四户的王化楼处。王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住的围子内除佃户无外人，并且有“自卫队”，有枪二百多支。这个站是方永昌、顾镇、张思孟等人负责，进行联系的对象为当地的驻军和土匪。四户附近的土匪头目有赵成志、张胜久等人，他们已接受了张宗昌的委令，等待张的别动队到达郯城码头镇时，就率领所辖的匪军北进，与地方驻军和张宗昌部会合，听候调遣。

张作霖委派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张宗昌又任褚玉璞、程国瑞、王万金为支队司令，分头活动，联系招收旧部，很快即在奉天组成了一支有五六百人的基本出征队伍，并从其中选拔军官数十人，先期随联络站秘密进关，在苏鲁边区为其征集外援，开辟活动基地。

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张宗昌率领部属五六百人由奉天经大连分三批乘日本船到青岛。在奉天启程前，成员中多有